

“仙美”荔枝数茂名

□方灵子

据说市面上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。茂名的荔枝何止是鲜美，简直可谓“仙美”。而我记得，没有什么比诗词这种自带仙气的文体更能揭示荔枝的“仙美”了……

荔枝与杨贵妃

水果之王是谁？苹果之类的显然太普通，丝毫没有君临天下的气魄；榴莲虽得一部分人的迷恋，却也很多人厌恶，远不足以让全天下人的味蕾臣服；唯有荔枝，其口味具有普适性，这一点也不平庸。白居易说荔枝：“壳如红缃，膜如紫绡，瓤肉莹白如冰雪，浆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彼，其实过之。”古人还认为荔枝有“露润补髓”这种“仙气飘飘”的功效。因此，历代《荔枝谱》中，荔枝不仅被称为“水果之王”，还被拿来和“花中之王”牡丹相提并论。有句古诗说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或许也不妨说：“唯有荔枝真国味，熟时迢递动京城。”

中国是荔枝的原产地和主要产地，荔枝的拉丁文学名Litchi chinensis，就是在中文音译基础上加上“中国”的拉丁名，这种命名方式是很罕见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荔枝也算中国的“国味”了。

而荔枝最出名的红颜色，就要数杨贵妃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这句千古名句可为证。还有一句形容杨贵妃的名诗“一枝红艳露凝香”，拿来形容荔枝其实也十分

恰当。有趣的是这句诗其实际在写杨妃，也在写牡丹，李白在同一组诗里面还有一句“名花倾国两相欢”。这么看，荔枝、牡丹和杨贵妃三者的气质确实颇有相通之处，都是丰腴婀娜、雍容华美。

《红楼梦》中有个词叫“腮凝新荔”，不知这里的“荔”是指红荔枝还是白荔枝，抑或兼而有之，但应该都是在说肌肤的白里透红、幼嫩莹澈。想必杨贵妃也是“腮凝新荔”一般的人物。

总之，荔枝、牡丹、杨贵妃之间应该还有无限可互相阐释的可能性，等待世人去挖掘吧。我因此为茂名荔枝写下这样一首词：
仲夏荔枝红翠，山路转。欲比、妃子琼肌，以目摩羞遍。最是半褪霞衣，多汁莹尤透。龙眼、不过为奴尾随伴；甘酸意，世已换，传奇衍。露凝凝香，堪与牡丹相。愿慰尘劳，丽质冰心王，还被拿来和“花中之王”牡丹相提并论。有句古诗说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或许也不妨说：“唯有荔枝真国味，熟时迢递动京城。”

剥荔枝与吃荔枝

品味荔枝，从将它放进嘴里之前就已经开始。

荔枝壳如红霞，肉如明月，剥开荔枝美得就像明月出霞——一颗果肉像一滴露珠，放进嘴里仿佛餐风饮露般竟有点仙风道骨，正所谓：“手若春风施造化，旋看皎月出明眸。愿怀冰玉休孤赏，应召幽人饮露华。”（《剥荔枝》）

如果将新鲜荔枝放入冰箱冷藏半日或一日后再取出食用

（不可冰太久，不然也不新鲜在写杨妃，也在写牡丹，李白在同一组诗里面还有一句“名花倾国两相欢”。这么看，荔枝、牡丹和杨贵妃三者的气质确实颇有相通之处，都是丰腴婀娜、雍容华美。

“贡园注籍似虬丛，窟窍瘦瘠碧茸蒙。珠吐大唐原汁味，红衣剥落玉肌丰。”（《茂名古荔枝贡园》）

又如是：“骝贡千年御品风。层林新染小灯笼，荔枝新妙青靛。海雨艳阳转锦绣，暗香肌玉剥玲珑。甘酸灌顶彻深衷。”（《浣溪沙·茂名贡园荔枝》）

如果杨贵妃吃过茂名荔枝，想必也是出自茂名古荔枝贡园吧？茂名贡园里有漫山遍野的千年荔枝老树。古荔枝每一株都美得不像凡间之物，更像传说中的瑶池蟠桃树，枝干盘曲遒劲，如龙蛇似卧将翔，横看侧看，远近高低，各种奇姿逸态赏之不



图/视觉中国

尽。再加上树洞、树瘤和苔藓，更加增添了历史的沧桑美感。正所谓：

“贡园注籍似虬丛，窟窍瘦瘠碧茸蒙。珠吐大唐原汁味，红衣剥落玉肌丰。”（《茂名古荔枝贡园》）

又如是：“骝贡千年御品风。层林新染小灯笼，荔枝新妙青靛。海雨艳阳转锦绣，暗香肌玉剥玲珑。甘酸灌顶彻深衷。”（《浣溪沙·茂名贡园荔枝》）

关于“荔枝仙子”的故事

如果有人跟你谈起荔枝品种，却只跟你大谈“陈紫”，这人大多是纸上谈兵，估计读了不少古代的《荔枝谱》，却未必真正见过几种荔枝；如果一个人对你大谈陈紫“挂绿”，也不代表他对荔枝品种“谁最佳”能说出个所以然来……而茂名人会公认“荔枝王中王”是“桂味”，认为桂味之美妙，是在于可以言传和不可言传之间的。桂味在茂名各种荔枝中，上市较晚甚至压轴登场，价格也是最贵的。壳青红，微刺手，肉质脆爽，酸甜适中，核小，因果肉带有桂花香气而得

名。传说桂花是月中之花，本非凡品，而“桂味”荔枝自然更是不凡中的不凡。柳永曾用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概括江南，想来更是神奇，桂味荔枝作为岭南的代表性佳果，却能兼江南代表性名花之貌，真可谓“世间尤物”。于是我也写过一首诗：
岭南味有江南味，至味人间莫以加。雨润云凝如绮梦，笼于月窟一烟霞。（《桂味荔枝》）

关于荔枝有不少民间传说。其中有说古代一个叫十八娘的姑娘特别爱吃荔枝，于是有一个荔枝品种便得名“十八娘”。后世文人更加发挥想象力，由此写下一个香艳美人的故事，在此不便细表，不如以我戏仿写下的一首关于“荔枝仙子”的诗《摘得新·荔枝姬》共赏吧：
摘得新。轻红掌上身。久存深爱慕，特来陈。披怀剔透如冰玉，愿相珍。

诗中所说“轻红”，其实是古人常用来指代荔枝的，这里却是想说，这位荔枝姬轻盈得可作掌上舞。“特来陈”“披怀”“如冰玉”等，确实让人遐想一场仙气缭绕的相遇，却也正是我们吃荔枝的现场呈现啊。



“起龙围”的秘密

□刘少安

粤东揭西县一个偏僻村庄里，有一座名为“起龙围”的民间古宅，被历史烟尘湮没了300多年后，去年9月，才重新修缮，对外开放。一时间，引来不少古宅后人寻祖觅宗，慕名而来的游客也络绎不绝。

进村口没多远，便见到一座宏大的建筑物，那就是“起龙围”。

古时，“起龙围”屋主刘能臣曾以教书为业。据说康熙年间，粤东揭阳一带兵荒马乱，不少民众不得不外出谋生，出于对刘能臣的信赖，他们便把山地、田产变卖给刘能臣或委托其代管。刘能臣因此发迹，于1667年建造了这座围屋。

围屋布局颇为独特。按民间习俗，一般古宅大门口是开阔的地堂，前面有池塘。这里的古宅前面也有一片半月形的宽阔池塘，但又设一道高高的围墙，挡住了古宅的地堂和大门。顺着围墙我找到了古宅大门，大门竟设在古宅的东南角上——通常古宅大门是设在整座房子的中间。

大门前，我还意外地发现一眼古井，护栏是用整块大石开凿而成，岁月留下了痕迹，却依然坚固、完好，泉水清可见底。说是大门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门，与整座围屋的比例很不相称。但门楣的花岗岩石上，镌刻着“起龙围”几个浑厚有力的留

金大字，据说是主人刘能臣所书。门槛低矮，却让我有一种不可逾越的威严之感。怀着敬畏之心，我迈进了大门，一瞬间便似穿越到了古代。漫步在古宅巷道间，走进一间又一间大小不一的房子，我甚至顺着木梯爬上室内阁楼，亲身感受着古人的生活场景，只觉整座房屋的设计严谨、巧妙，主次分明。房间均采光充足，没有特别装饰，但灰白色的墙体、黑色的瓦面、屋檐上悬挂的大红灯笼，配上朱红色的木梁，却显得格外古色古香。

我忽然发现，这座占地面积2038平方米的围屋，完全不同于其他客家围屋是采用圆形或者半圆形的建筑设计，而是采用方形设计。中间中轴线上是祠堂，外圈的40间房把内圈24间房团团围住，构成了回字形建筑结构，所有人又是同一个大门出入。为防止盗贼入侵，外圈还筑起一道高4米左右高的围墙，房屋高处墙壁的重要部位还设有“枪眼”，壁垒森严。

“起龙围”已有350多年历史，其中似乎蕴藏着难以破解的设计秘密。这样的设计在粤东及整个南粤都可说是独一无二，它简直就是古代建筑“活化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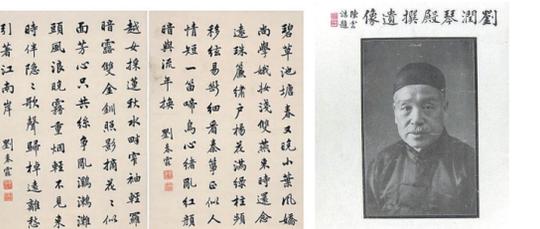
触摸着斑驳的墙体，我由衷感叹，300多年前就敢在这偏僻荒野的大山脚下建造这样一座古宅，这足以证明主人的实力和胆魄。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□文/图 钱国宏

隐在胡同里的末代状元故居



状元笔墨如新

初夏时节，在京城朋友的引领下，我们辗转来到了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故居。

谓其“辗转”，并非虚言——刘春霖故居确切位置就在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（石驸马大街）以南的西智义胡同2号。

此地旧称“猪尾大坑”，住户们嫌其不雅，所以对外均泛称“石驸马大街”。我们在石驸马大街兜兜转转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西智义胡同2号。可惜，状元故居原貌全无，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间小杂院：原南开的大门改成了西开小门，新建的房屋将曾经的空院落占据，进出的路是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胡同，蜿蜒简陋。

我们从小门进去，穿过胡同，进入院中。院内仍住着多家住户，却静悄悄的，不见人影。没有花草树木，只见青砖瓦墙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。最显眼的是中院那一排高大的青砖北房，依稀可见旧时模样。唯房檐下的雕花石板，见证了百年风雨和历史的变迁。京城朋友说：“这排青砖北房，就是状元当年的住房。”

我站在院中，环顾着院中的四周建筑，细细打量着青砖北房的一砖一瓦和古香古色的石雕画，试图读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的过往纹理。

刘春霖，字润琴，号石云。中国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。青年时即以诗文、学识称道于士林。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中甲辰科状元后，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，刘春霖成为“末科状元”，“第一人中最后一人”。我对他的这所故居的仰望，正是因为钦佩于这位“第一人中最后一人”的铁骨脊梁。在日伪统治时期，这位末代状元曾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，三次拒绝与日伪合作，铁骨铮铮，大义凛



刘春霖的旧像

然。他平生志不在温饱——拒绝为日本商榷题匾；他就是“第一人中最后一人”——担任伪北平市长。重压之下，刘春霖依然没有屈服，而是愤愤地说出：“宁作华丐，不当汉奸！”

1942年1月18日，刘春霖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北京，享年70岁。社会民众仰慕这位晚节铮铮、大义凛然的末代状元人品，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，并制作了两块金匾，以示褒扬：“义士状元”“中华脊梁”，高悬于灵堂之上。刘春霖的遗体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，其墓志铭上刻着：“退隐林下，忧国忧民；痛斥寇寇，豪气干钧！”民心如秤，天理昭然。

走出状元故居，朋友深为未能让我看到故居原貌而歉疚，我却觉得这一趟故居之行收获满满。末代状元刘春霖用他残存的故居遗迹启示后人：名利权势易逝，民族气节永存。



故居已看不出原貌，唯房檐下的雕花石板仍在



隐于胡同处的故居让人难寻

大学生保洁员

□马海霞

大学生小慧很有眼力见儿，刚进办公室就挨个给我们斟茶倒水，连我这个入职两年的普通员工都享受到了“贵宾”待遇。

老总把她安排在我们科室，科长老王给她添了一张办公桌。她虽然有了座位，却是单位流动的“打杂工”，哪个科室有活儿就喊她去帮忙，有时办公楼的保洁大姐歇班儿，也安排她替班。

小慧从未表现出不满。她替保洁大姐班时，每天都提前一小时进单位，等我们上班时，她已经将办公楼卫生打扫完了。一个月后，保洁大姐家有事辞职了，小慧由保洁变成了接班，打扫卫生成了她分内之事。

我替小慧鸣不平，劝她：“名牌大学毕业，来这种小单

位，还不受重用，不如另找一份工作。”但她总是笑笑，并不接我话茬儿。

两个月后，小慧被领导安排下了车间，当了一名流水线职工。半年后，小慧成了车间质检员。一年后，小慧当上了车间主任。

三年后，小慧因工作出色，老总任命她为生产部经理。小慧五年时间完成了三级跳，这在单位员工中实属罕见。

人生辉煌时刻，小慧却辞职了。她要自己创业。送别宴上，老总说了实话：“当初小慧入职我们单位，她的父亲找过我，说小慧是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才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，回到家乡就业，希望我想办法打击她，逼着她回到大城市发展。但没想到小慧个性

很强，越挫越勇，最终用能力和实力证明，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。”

小慧解释说：“我本来打算找个离家近的单位先工作一年，等母亲身体稍好些了便辞职去外面发展，但我越受打击，越想证明自己，即便当保洁员也要干出大学生的水平，风风光光地辞职。后来我发现，家乡虽是座城市，但只要努力打拼，也有前途和未来，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返回大城市发展的想法，决定在家乡开创自己的事业。”

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小慧已经是位成功人士。对于过去，她感谢父亲，也感谢单位老总，若没有当年父亲和老总联手“整她”，她或许早回大城市工作了，也许就没有现在兼顾事业和父母的“双全”生活。

皇甫村纪事

□巴陇锋

人人生路茫茫，我也没料到自已会定居在西安交大电脑城对面的这个村子——皇甫村。

这五个年，我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，和同学一起来西安投了一圈简历。其中就去过交大。其时，光秃秃的兰州城零下十几摄氏度，雪后的兰山白皑皑的，黄河凝冰，人人口里冒着白气，四顾眼中亦鲜有绿色；而这里却道路宽阔，市容整洁，法国梧桐森然矗立，雨雪霏霏中，我穿着棉袄冒着汗。文艺路中间是葱茏的棕榈和绿柳，每所大学校园里都视野开阔，一派“春意盎然”。西北第一楼——西安交大校园里的思源大学生活动中心尤其震撼了我。

刚到西安一所大学工作时，我住在皇甫庄北的互助路，离西安交大旁边的皇甫村仅三站路。当时我的台式旧电脑因托运时不慎，显示器背壳裂开了，我抱着“三大件”去挤公交，上西安交大电脑城找人修理。辗转腾挪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车，我翘首四顾，愣是没找到交大电脑城。结果被人指错了路，费了更大劲儿，跑到路程远了三倍的另一个电脑城——却原来我问路时，其实已经站在交大电脑城对面的交大一村楼下转角处，只是交大电脑城没有我母校兰大电脑城那么巍峨、显眼，我

没发现。

后来我经常去皇甫村，更多是在晚上去逛游逛的夜市。那里有着别样的人间烟火：在《一无所有》《花房姑娘》的粗犷歌声里，人流摩肩接踵，理发店门口转着彩灯，大柱子，叫卖声和着吃食店的热气和香气，满眼皆是年轻学生，常见有人拥吻着走过，激情洋溢。

当年的城东大学城皇甫村，绝不亚于城南大学城的八里村。我也没敢想自己能在这里扯上关系。但两年后，我和妻突然不想一直当租户，心血来潮地去看房，早上出校门，中午就被售楼小姐忽悠着交了万元定金，选中了皇甫村的商品房小区常春藤花园。那时现场还在挖坑，塔吊高耸，售楼部里乱纷纷的，清一色衣冠楚楚的买房客，皇甫村的生猛小伙子们眦欲裂地维持着秩序。

没想到再过两年，赤褐色的房子巍然耸立，所有的热闹都冲着名校而来，正对交大三村朝东通了路，接通了交大商厦，这个占地七十亩的小村庄由此分成了南北东三区，高楼林立，只留一条“皇甫路”提醒着这里是曾经的皇甫村。我便成了这里的居民。

有一天我得知，离这几十公里外，还有个颇具文艺范儿

的皇甫村。那里有个柳青纪念馆。

去年我随作家协会去参加柳青纪念馆，来到那个依山而建的皇甫村。好一派“暧暧村人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的画面。大伙儿隔着门瞻仰了柳青故居，我又去拜谒了柳青墓。暑气缭绕间，隔着葱葱的高树远眺，近处一片广漠的蛤蟆滩，远处便是苍苍秦岭，心中敬意油然而生。这里竟是《创业史》的孕育地——68年前，北京一个叫柳青的作家放弃了首都的优渥待遇，来到长安县，体验生活、搞创作，埋首创作14年后终得偿所愿。恍惚间，我仿佛能看到《创业史》的画面在眼前徐徐展开：梁生宝买稻种，割竹子回来了，柿树院里的改霞咬着发辫，含着恨、含着泪……我甚至看到柳青与老乡们卷着烟卷儿吃着薯条，看到他捐出稿费为皇甫村拉电的感人一幕……这一切不是小说，是发生在这里的实事啊。

回到我所住的皇甫村后，我仍时常想起长安的皇甫村，我觉得定居在此是有原因的——每天清晨，我站在阳台望秦岭，似乎还能看到蛤蟆滩，看到柳青，这时，我就会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，积极地开始我一天的工作。

看瓜乐

□吴光明

每到赤日炎炎的时节，我的脑海里就时不时浮现出儿时看瓜的场景，那可是一份美差。

老家位于江淮平原一个古老的村庄，站在村西头往北看，就能看到我家的瓜田。那是一块长方形高地，三边都是低田，低田边两条小河环绕，高低田相差一丈有余，庄稼人都说这是既能种瓜又能种瓜的好地方。远远望去，瓜田就像护城河畔高高矗立的一堵城墙，看瓜棚就是城墙上的一座空中楼阁，在广袤的田野上构成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走进瓜田，站在田头放眼望，一个个圆滚滚、墨绿色中镶嵌着条条花纹的西瓜悠然地躺在绿油油的藤蔓之间。无论天气有多热，只要钻进用树棍、木板、麦草等搭起来的瓜棚，就感觉这真是避暑的好去处。倚坐在瓜棚的木板床沿上，守望着周边满地大大小小、圆滚滚的西瓜，还有一阵阵凉风扑面而来，真是让人神清气爽，快活似神仙。

说是看瓜，更多的是在观景。站在瓜田里环顾四周，我总能感觉骄阳暴晒下的玉米、高粱、花生等所有农作物正在无所顾忌地疯长，碧绿的菜、黑油油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；纵横交错的小河边水草青青、荷花盛开，一群野鸭悠闲地出没在清亮的水面上，还有知了在河边小树上不知疲倦地唱歌；天空空幻莫测，一会儿晴空万里，有鸟儿在自由翱翔，一会儿却是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，一阵大风过后，暴雨倾盆而下，庄稼地里便响起了哗啦啦悦耳动听的雨声，但很快便雨过天晴，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天边，引来庄稼人阵阵惊叹……

当夜幕降临，大地渐渐安静下来，坐在瓜棚里又是一番风景。我感受着凉爽的夜风，嗅着那清幽的瓜香，倾听着瓜地里唧唧的虫鸣，还有村子里乡亲们的欢声笑语偶尔飘来；抬头仰望深邃夜空，满天星斗闪烁着，那银河

便像一条密密麻麻的银珠织成的飘带；等一轮明月从村头升起来，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，大大小小的西瓜越发清晰地呈现眼前，更看得人垂涎欲滴。

都说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看瓜人吃瓜那是再方便不过的事儿。口渴了、肚子饿了自然是理由，不渴不饿也可以去田里挑选一番。常常一个夏季过去，我的体重便会减少好几斤——完全是“水饱”闹的。可俗话说“满箩里挑瓜，挑得眼花”，加上那时我年龄小，好坏难辨，常常挑一个不行又得再挑一个，被糟蹋的瓜没处藏就挖个坑埋起来。父亲发现了，不是打我一顿就是骂一顿。但打骂无所谓，就怕他不再让我看瓜。

当然，从早到晚守在瓜棚里，也有感到寂寞的时候。但我有小伙伴们啊，看瓜正是我人情交往的好机会。我频频向他们发出“邀请”：“我在看瓜，你们多来玩啊！”他们也很乐意，三三两两、有事没事就来瓜田找我。他们一到，我自然是以瓜招待，一个吃到小肚子圆鼓鼓的，然后坐在凉风习习的瓜棚里打牌、聊天，一玩就是半天。

其实我一直认为，看瓜就是做做样子，告诉路人这里是有人看管的。事实上，我看瓜那年，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偶尔来偷着玩，倒从未发现过一次有人偷瓜的。有句叫“君子慎独”，人都知道礼义廉耻，左邻右舍、乡里乡亲的，谁好意思背个“贼人”的骂名。再说，那时庄稼人种瓜就是挣点小钱，供日常生活零用，不像现在规模化经营，成为家庭主要生活来源。因而，那时农村有一种说法是“偷瓜不为贼”，路人顺手扯个瓜、摘个桃子，主人其实是不会看管的。这应该就叫民风淳朴吧。

数十年过去，如今大街上、超市里、公路边，西瓜到处有，想吃掏钱就是。自家种西瓜的也少了，自然也没了“看瓜人”。但我还是很怀念那时看瓜的光阴。